

说英雄谁是英雄

温柔一刀

江苏文艺出版社

武侠名家名作



温瑞安 著

目 录

- | | | |
|-----|----------------|---------|
| 一、 | 不像人的人 | (1) |
| 二、 | 柜子里的人 | (10) |
| 三、 | 第三个人 | (21) |
| 四、 | 究竟是什么人? | (31) |
| 五、 | 人杀人 | (40) |
| 六、 | 一只酒杯, 三条人命 | (49) |
| 七、 | 千种流云的梦、梦里的人 | (59) |
| 八、 | 江上丽人 | (69) |
| 九、 | 风色、月色·人影、舞影 | (78) |
| 十、 | 人、鱼 | (88) |
| 十一、 | 雨中废墟里的人 | (98) |
| 十二、 | 一个从来都不怀疑自己兄弟的人 | (108) |

十三、	刀与人头	(119)
十四、	市集里的人	(128)
十五、	撑伞的人	(139)
十六、	咳嗽与低头	(148)
十七、	奇迹	(159)
十八、	满面笑容	(169)
十九、	兄弟	(178)
二十、	岂止于天下第一	(187)
二十一、	我愿意	(196)
二十二、	名目	(206)
二十三、	扫雷行动	(216)
二十四、	网中人	(226)
二十五、	寂寞与不平	(235)
二十六、	过瘾与好玩	(244)
二十七、	拔剑	(255)
二十八、	刀还是剑	(265)
二十九、	饭桶与猪	(271)
三十、	是爱？还是恨？	(281)
三十一、	是敌？还是友？	(292)

三十二、不问苍生问鬼神	(301)
三十三、救命	(310)
三十四、只是因为肚饿	(321)
三十五、滚，或者，死	(330)
三十六、梦里花落朱小腰	(340)
三十七、手刀掌剑	(350)
三十八、空洞的人	(360)
三十九、三指弹天	(370)
四十、惊蛰	(379)
四十一、相思的刀、销魂的剑、惊梦的指	(391)
四十二、棺材	(400)
四十三、临兵斗者皆阵裂在前	(410)
四十四、傲慢与忍辱	(420)
四十五、第一无耻鬼见愁	(429)
四十六、天下最蠢小石头	(439)
四十七、量才适性	(448)
四十八、我要	(458)
四十九、燃香	(468)
五十、红楼梦	(478)

五十一、七道旋风	(488)
五十二、风声雨声拔刀声声声入耳	(500)
五十三、号令	(510)
五十四、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伤心	(520)
五十五、几许风雨	(532)
五十六、垃圾	(541)
五十七、回头就见刀光	(551)
五十八、大进击	(560)
五十九、黄昏细雨红袖刀	(570)
六十、温柔的这一刀	(582)
六十一、大好头颅，谁刀砍之？	(592)
六十二、一切平安	(603)
六十三、刀一在手人便狂	(611)
六十四、缝衣的汉子继续缝衣	(624)

1 不像人的人

到开封府来碰运气的人，王小石是其中之一。他年轻、俊秀、志大、才高，远道而来，一贫如洗。但他觉得金风细细、烟雨迷迷，眼前万里江山，什么都阻不了他闯荡江湖的雄心壮志。就连春雨楼头、晓风残月的箫声，他也觉得是一种忧愁的美，而不是凄凉。

王小石跟许多人有点不同，他带了一柄剑。

他的剑当然用布帛紧紧裹住，他并非官差，也不是保镖，衣着寒酸，而且是个过客，若不用布把这利器遮掩起来，难免会惹上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被厚布重重包裹起来的剑，只有一个特性：那就是剑柄是弯的。

剑是直的。

剑柄也是直的。

他的剑柄却是弯如半月。

“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如果王小石不是因慕黄鹤楼之名，借路过特意在湖北勾留，游览一下这名楼胜景，就不会见到白愁飞。

假使他没见着白愁飞，那么往后的一切就不一定会发生。就算发生，也肯定会不一样。

人生其实就是这样，无意中，多看一眼，多听一句话，可能会造成极大的改变。刻意为之，反而不见得如愿以偿。

江水滔滔，风烟平阔，楼上楼下，仍有不少风流名士的墨迹词章。惟因“黄鹤楼”下的街道上，市贩聚集，叫卖喧嚣，洋溢着一种鱼虾腥味和其它鸡鸭犬豕的气味，脏污满地，本来诗意一般的黄鹤楼，今已面目全非。

不过，街上摊贩麇集，各式各样的货品都有，叫卖拉客之声此起彼伏，而又混杂在一起，热闹非凡。

这些贩夫、商贾们都知道，慕名而来此地的人，未必旨在浏览风景，乘机可以逛逛市集。那烟花女子，也停舟江上，箫招琴抚，陪客侑酒。

王小石观览了数处，商贩眼光素来精明，见他衣饰寒伦，料他身上无多少银子，也不多作招呼。

王小石只觉扫兴，想登舟渡江，忽听轰隆隆一阵锣声，一时吸住了王小石的注意。只见街头的一列青石地特别空了出来，是给走马卖解的人表演用的，占地相当之广，不少人正在围观，交头接耳。待表演者告一段落，就有小童过来纳钱。通常，围观的人都会丢上几文钱，卖解的人才拱手致谢，说几句承蒙捧场的话，继续表演下去。

王小石也凑热闹地过去张了一张。

他就是这样望了一望。

一切就发生了，免不了了。

在他过去看上一看的时候，也有一个念头在心里闪过：会不会正好有个江湖卖武的美丽女子，正在比武招亲，这一瞥就定了情，就像戏台上演的一般？

不是的。

他倒是看见了令他吃了一惊的事物：

人。

不像人的人。

青石板地上，人们围成一个大圈，圈子里，有几名精壮汉子，在敲锣打鼓，边插科打诨，道说戏文。两名粗壮的妇人，牵着两尾小马驹，戴上面具，手持小刀小剑，正在绳索上、矮凳子上作翻滚的花巧，颈上都缚着细细的锁链。

另外还有几只大马猴，被粗链缚在架上，两只眼睛都老气恹恹的，在注视场中小猴的表演，看去跟垂死的老人家垂视小童嬉戏一般无奈。

这都不能让王小石震惊。

真正令王小石惊异的是人。

石板地上，还有几个“人”。

说他们是人，实在是件残忍的事。

这几个人，有的没有手，有的没有脚，有的手脚都断了，只剩下单手单足，或是一手、一足，更有一个，手脚全都没了，张开嘴巴，只哑哑作声，看了也令人心酸。

另外还有几个“人”，形象更是诡异，有一个，全身埋在三

尺长的瓮里，只露出一颗嘻嘻傻笑的头，这头颅长着稀疏白发，但却有一张小童般的嫩脸。

另有一个“人”，上半身是脸，但下半身却长得跟猴子一样，全身是毛，还长了半截尾巴，只身体绝不如猴子灵捷罢了。

其中“一”人，是两个人体的背部，接连在一起，等于两人一体，一背粘着两个躯体。更有一人，身体四肢，还算正常，但脸容全毁了，五官挤在一起，鼻折唇翻，眇目獠牙，十分恐怖。其余还有几个用黑布遮盖着的大箱子，不知装的是什么东西。

王小石乍看一眼，便不想再看了，只觉上天造人何其不公，竟有人生成这个样子。他自掏出一小块碎银，往场上抛去。

他这样只瞥一眼，还不曾看完，但留在心中的印象，是很难磨灭的。

他走了几步，心中仍十分不快乐。

为什么有的人那么健康，有的人却天生残缺？

这时，他还没有走过人们观望的行列，忽有人扯了扯他的衣角。

王小石低首一看，只见一个三尺不到的侏儒，头颅出奇地大，双目无神，四肢都萎缩瘦小，宛若幼童，正捧了一个瓷钵，指了指场心，又指了指瓷钵。

王小石知道这是向他讨钱。

王小石剩下的银子，只有一点点了。

这是十日前，他把伴随他的一匹马卖了，剩下的一点银两。

他卖马的时候，心境格外消沉。没想到就剩下的一匹千里相随的灰马，竟还伴不到京城。

武士卖马，岂不与英雄挂剑、将军卸甲同样地失意和无

奈？

不过他很愿意解囊捐助这些天生残障的可怜人。

那侏儒唧唧呀呀地比手划脚，他点了点头，正在掏钱，一面道：“可怜你遇到我这个穷人，真希望有善长仁翁，把你们收养，不致在街头路角，吃尽江湖风霜。”

王小石说这句话的时候，是非常诚心诚意的。

但他却听到一声冷笑。

冷笑起自耳畔。

他迅目一扫，身旁的人，全在看场中畸型“小人”的表演，时而发出喝采拍掌声，却不见有人向他望来。

只有一人，抬头望天。

此人华衣锦服，俊朗年轻，在人群中那么一站，犹如鹤立鸡群。

他仰首向天，眉目便看不清楚。

因为众人视线俱投场中，只有他一人挤在人堆里看天，王小石才注意起他来，但也不清楚冷笑的是不是此人。

王小石说这几句话，那侏儒脸上流露出感动的神色来，比手划脚，唧唧唧唧地说了几句听不出字音的话，大致是感谢王小石的意思。

王小石抓了几块碎银，正要放在乞钵里，目光投处，忽然心念一动。

那侏儒领了银子，又去扯另一个的衣角，讨钱去了。

王小石似想到了些什么蹊跷，好像跟“舌头”有关，但一时间，又捉摸不到究竟是什么事情，忍不住又向场中张望一下。

这时候，铿声烈响，两只大马猴正在模仿人类比刀比枪，围观的人拍手赞叹。人在看兽类模拟人的动作，越是打打杀

杀，似乎越是觉得刺激精采。

王小石的意念更清晰了起来，因为他看见了一件事物：

刀！

舌头！

他马上联想到：侏儒可能不是天生的哑子，他是断了舌头。

他可以准确地判断得出来：侏儒的舌头，是用利刃割断的！

他甚至可以判断出一绺头发，是被剑断还是刀断的。因为他是王小石！

“天衣居士”的唯一衣钵传人：王小石！

当王小石发觉那侏儒并不是天生的哑巴，而是舌头被人割掉了，这样想着的时候，只觉得心坎一痛。

这种感觉很奇特，他曾在市场中看人在杀鱼，也会有这样肉痛的感觉，仿佛那一刀刀不只是在剖开鱼的肚子，也在切入自己的心坎似的。

像你这种人，实在不适合练武——这是天衣居士对王小石的评价。

一个真正的武林高手，一定要如天地无情，心如止水，方才可以高情忘情，无傲无愧于世间。

王小石却不是。

王小石多情。

不过，在十年之后，王小石把一柄无情的剑，练得多情深情，竟然战败天衣居士手上那一把“绝情剑”，连天衣居士也只好叹道：“我看他小时候，连一只兔子也不肯追猎，在路边看到

小猫小狗便抱回来抚养，跟别派小子们打斗，宁可自己受伤也不愿打伤别人，我就以为这小子没有出息。没想到，”他又叹了一声，“给他练成了，人的剑术，‘仁剑’，也同时成就了刀术，他的武功，纵或不是无敌，但也还可冠绝群伦了。”

王小石于是带了这柄剑，以及微薄的名气，往开封府里，碰碰机会。

但却先在这里碰上一个被割掉舌头的侏儒！

王小石发现侏儒的舌头是用刀割断的，同时也发觉另外令他更愤不可抑的事：

那些断肢残腿的人，大部分都是给利器砍断的。

先天残障的人，创口决不会这样子：莫不是他们全遭了兵祸，或是被流寇所伤？如果真是这样，又怎会弄到如此发育不良，而又全集中在此处？王小石狐疑地思忖着。

他忍不住蹲下来，看一个断了两足一手的畸型人。

那人咿咿哑哑，似乎也正奇怪着王小石这样地端详他，也似是向他倾诉，他在世间所受的无尽疾苦。

王小石一看之下，顿时手指禁不住抖了起来：这可怜人不但两足一臂都是给人砍断的，连舌头也是遭人剪下来的！

——是谁那么残忍可恶！

忽然，一条大汉横了过来，推了王小石一把，怒目向王小石瞪了一眼，低声喝道：“要赏钱就赏钱，不给钱就别挡着！”

王小石道：“他的手是给人砍断的？”

汉子吃了一惊。横眉冷睨王小石，只是一个温文的书生，顿时不把他放在心上，仍低声喝道：“你问这干啥？”

王小石道：“他的脚是被人斩断的？”

横眉汉子想要发作，但又不想惊动围观的人，只好强忍低吼：“这关你屁事！”他用手粗鲁地一推王小石的肩膀，王小石并不相抗，借势退了半步，口里仍道：“他的舌头是给人割断的？”

横眉壮汉抢进了一步，发觉围观的人们有的向他们望了过来，便强笑了一下，伸手拍了拍王小石的肩膀：“站好，站好，”随又龇齿沉声威吓道：“告诉你，没你的事，少惹麻烦！”说罢双手兜起残障者，转身走入场子里，不时仍用一双凶暴的眼珠往王小石身上盯。

王小石发觉那残障者脸上露出惊惧欲绝的神色。

王小石正想有所行动，忽听一个声音道：“小不忍，乱大谋，未知底蕴，发作何用？”这声音近得似在王小石耳畔响起。

王小石霍然回首。

只见百数十人中，那本来仰首看天的颀长汉子，忽低首自人群中行去。

王小石心念一动，正想挤入人群中追踪此人，忽然，迎面也有一人挤了过来，来人与去者一进一出，引起人群中爆起骂声，几乎与来人撞个满怀。

来人左肘一抬，护胸而闪开。因为闪得太急，不意踩到一个围观妇人的后跟，那妇人忍不住骂了一句：“不长眼睛的！”

那人眉宇一别，忍不住想要发作，但又忍了下来。

王小石却在一瞥中呆住了。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的男子。

那薄刀似的柳眉一起一伏间，有说不尽的俊俏，阳光透过遮阳帽的葵叶缝隙照在脸上，一明一暗，白似美玉，黯影柔情。就这么一刹那，那人已皱了皱眉，不耐烦地按下席帽，绕了过

去,看起来,正似在找什么人。

王小石注意到他腰畔系着一个长形的包袱。

王小石一看就知道:那是刀。

2 柜子里的人

那人已没入人群里不见。

王小石再往场中一看，却见场中的数名汉子和壮妇已收拾兵器、杂物，匆匆离场，围观的人群也开始散去。

王小石忽然想起“小不忍则乱大谋”这句话，未知底蕴、发作何用？他打算先跟踪这一群卖解的人弄个水落石出再说。

他们穿过大街，又走过小巷，路上行人，时多时少，那几个卖解的人走走谈谈，一面说着些荤话，不时在那几个畸型人和侏儒背后，踹上一脚，打上几鞭。这样看去，不像是同人在走路，而是主人在赶着鸡鸭鹅或什么畜生。主人对待奴隶总要吆喝、鞭挞，才显示自己的威风。

王小石看得怒火上升，正在此时，远处迎面来了一个高高瘦瘦的人。

这高瘦个子，穿一袭阴灰色长袍，脸上白得似终年不见阳光，铺了一层寒粉似的。他背上挽了一个又老又旧又沉重的包袱。

这人走近。

卖解的人全都静了下来。

这人越走越近。

王小石甚至可以感觉出那一群卖解的人，紧张得透不过气来，有的人甚至双腿在打着颤，几乎要拔腿就跑。

阳光依依，秋风迎面，带来几片残叶，远处玉笛，不知何人断了又续，续了又断，欲吹还休。

谁人吹笛画楼中？

闲舍人家前秋菊盏盏。在这秋意萧萧的街头，有什么可怕的事物，使人觉得如此畏怖？

这人已走过那一群卖解的人。

甚至不曾抬头望一眼。

卖解的人这才松了一口气，其中有几个，还回过头来望这瘦长阴寒的人，眼中还带有深惧之色。

这人已走近王小石。

王小石觉得这个人，脸色森寒得像一具匿伏在地底里多年的尸体，可是他背上包袱的寒气，要比他身上散发出来的煞气更重，一直到他快要经过王小石的时候，才突然抬头，眼光阴寒如电，盯了王小石一眼。

王小石心中一寒。

这人已走了过去。

王小石又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

他发现街上，至少有五、六个不同的方向，走着十一、二十个人，有的像游人，有的像小贩，有擎着招牌的相士，有捧着鸟笼的公子，有老有少，他们服饰不一，动作不同，但王小石眼里却看得出来，这些人，武功都相当不弱，而他们目标都只有一个：

——追踪那瘦高个子！

——瘦高个儿是谁？

——怎么惊动那么多人！

王小石好奇心大动。

这时，前面卖解的人，已走进了一家客栈的大门。

王小石记住了客栈的名字。

再回头看，瘦高个子已转入一条冷僻的小巷里，那十一、二人也各装着有不同的原由，不约而同地跟入巷子里。

王小石心中已有了计议，走进客店内。卖解的人都已上房，他冷眼看他们走进的是哪几间房门，正要回头就走，忽见那卖解时喝叱他的那名横眉大汉，正在二楼栏杆上，怒气冲冲地向他俯视。

王小石只向他一笑。

随后他步出客店，迅速走向那条转角小巷。

——那班卖解的人就住在店里，一时三刻逃不掉，但那瘦高个儿究竟是什么人？会发生什么事？倒不能轻易放过。

王小石追了过去。

秋风刮在脸上，有一股肃杀之气。

王小石一转街角，眼前的景象，令他瞠目结舌：

巷口有一棵梨树，自旧垣伸展出来，叶子已落了七八成。

然后就是血和死尸。

那十一、二名追踪者，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竟无一生还！

——瘦高个子却不在其中。

王小石追入客店，再跑出来，转入小巷，不过是迟了片刻的工夫，然而那十二名追踪者，就在这片刻间遭了毒手，别说